



仲春时节，潍坊峡山区市民活动中心广场前，耸立一尊獬豸青铜雕塑，春风与其薄薄绿纱相依，让铁骨铮铮融入春的诗篇。这尊獬豸青铜雕塑的原型出土于峡山，三脚踏地，低首翘尾，锐角前凸，跃跃欲试，造型极富动态美。



东汉铜獬豸雕塑
铜獬豸，东汉，铜质，1967年出土于峡山区郑公街前凉山村孙琮墓。獬豸三脚踏地，低首翘尾，锐角前凸，跃跃欲试，额头顶部的主角之外，又将颈背部的鬃毛变化作三只尖角，两只长耳亦前刺如矛，突出了獬豸无所畏惧，集全身之力向邪恶冲刺的耿直本性。原铜獬豸高30cm，长64.5cm，重13.1kg，属难得的稀世珍宝。

文化视点

定制游市场正升温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随着游客对旅游产品的品质化、个性化需求不断提升，线上旅游平台和不少旅行社纷纷推出定制游服务，小团游、交通住宿+自由行、主题乐园组合门票等定制游产品颇受欢迎。

定制游除了在出游形式上要求全新体验，更要求在发现新鲜事、深入体验当地生活上有所收获。从事定制游服务的白峰认为，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期待更加富有内涵的游玩。“许多游客不满足于吃一碗地道的面，还要学习怎么做面；除了知名旅游景点，还想去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场景走走看看。定制游就是要满足游客这些过去难以实现的旅游需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杨认为，定制游的核心在于将过去以旅游资源为导向的产品供应模式，转变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模式。定制游受到欢迎是旅游市场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的体现，有利于推动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更好满足游客对于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需求。业内人士认为，旅行社、OTA平台（在线旅游酒店代理平台）等旅游产品定制商应当继续开发并整合旅游资源，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从产品和服务上深度创新，推动定制游规范化、高品质化发展。

放大影视IP消费拉动力

据经济日报，如今，影视IP已成为推动新消费的强大动力。成功的影视剧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节奏和沉浸式的场景设置，让观众对拍摄地和剧中物件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向往感，有效激发观众前往实地体验和消费的欲望，形成“周边经济”“同款效应”。

只要有好的产品就会吸引消费者，潜心打造现象级作品就是影视IP消费翻红的“护城河”。《繁花》之所以大火，靠的就是出彩的内容、精良的制作和强大的阵容。好作品才能带火周边，这是由观看影视剧带来的巨量情绪价值决定的。那些爆火的影视剧同款，大多数源于豆瓣评分8分以上的佳作。

影视IP的成功在于优秀的内容，更在于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和灵活应对。周边经济的本质，在于吸引消费者为影视IP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创意思维买单。也可将电影做成系列，持续用内容激发情感、用情感带动消费。紧紧抓住年轻人这个主流消费群体的兴趣类、文化类IP，同时重视发掘“有钱有闲”银发一族消费潜力，延伸产业链、价值链。

清明档总票房超8.3亿元

据文汇报，截至4月6日晚，2024年清明档总票房超8.3亿元，打破了2021年同期创下的纪录。档期内超10部影片，其中8部新片，涵盖了动画、悬疑、犯罪、喜剧等。

严格意义上说，好莱坞电影《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和《功夫熊猫4》两部影片均为3月上映的“老片”，但它们双双跻身清明档票房前三，打破了前些年“大片失灵”的规律。对照前两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无论是《你好，李焕英》在春节档时撬动的巨大情感势能，抑或《人生大事》在丧葬题材闯出的新赛道，加之去年此时《保你平安》“以小博大”取得的不错成绩，接二连三的剧制胜让不少从业者疑惑：中国电影市场视效大片行不通了吗？而这一回，以技术与视效见长的“怪兽大片”和拥有IP效应的系列电影，再度让电影的“影院性”“工业属性”旧话重提。

为此，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示，讨论视效大片是否奏效从来不是简单二元对立的非题：“电影市场需要大片，但大片的影院属性、工业属性也并不完全与特效画等号。电影‘影院性’的真正核心源于故事、人物、节奏、情感和视觉等多重因素合奏。”

影视创作 应注重深挖内在价值

据光明日报，近日，一批由高颜值演员主演的微短剧火爆网络，获得较高点击量和分账票房，却因剧情逻辑不通、人物性格偏执、思想内涵浅薄遭到观众诟病。这种现象引起了业界对颜值话题的关注。

衡量影视创作成功与否，作品的内在价值更重要。内在价值是评判影视创作水准的真正标准。它包括情感深度、思想内涵、现实意义等诸多方面。内在价值高的作品能营造深远而隽永的艺术空间，吸引广大观众沉浸其中，审视自我、思考人生、陶冶情操，形成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取向，进而积聚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

要从崇尚外在颜值转向深挖内在价值，影视创作者应从自身做起。涵养人格修养，做有高尚道德操守的影视创作者。中华美学精神强调美贵在于多元，贵在真实，贵在内而外，贵在丰富有层次。我们应深入学习和理解中华美学精神，以提升对美的感知和理解能力，从而具备更加敏锐的审美眼光和更加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创作出展现大真大美、传递向善力量的作品。深入生活，做有深厚人民情怀的影视创作者。端正态度，打开格局，提升境界，广大创作者才能透过刺激感官、追求名利等浅表层面，在社会人生的某个表达维度上向纵深处的内在价值开掘，从而创作出给人以美好艺术享受、丰厚精神滋养、深刻人生启迪的精品力作。（□记者 朱子钰 整理）

1967年，獬豸青铜兽出土于潍坊市峡山区前凉村东汉汉阳太守孙琮墓。这尊青铜獬豸，高30厘米，长64.5厘米，重13.1公斤。“除头顶的主角之外，它颈背部的鬃毛变化成三只尖角，两只长耳亦前刺如矛，突出了獬豸无所畏惧、集全身之力向邪恶冲刺的耿直本性。这件铜獬豸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獬豸之一，是难得的稀世珍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峡山区党政办副主任刘炳然介绍。

獬豸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独角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是“正义勇猛”的化身。根据古书记载，獬豸是羊、鹿、牛、犀牛的形象混合体。有考古学家分析，獬豸的造型与我国古代已灭绝的犀牛有关。尤其是犀牛角直向前冲击的性格，与獬豸刚正耿直的寓意十分相配。史料证明，在甲骨文中，常出现殷王猎犀牛的记载，不过由于气候和捕杀的原因，最迟至西汉晚期犀牛已经绝迹。

从字义上看，獬豸与“法”“律”有着天然缘分。先是与“法”字息息相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灋（注：“法”的繁体字），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注：[zhì]）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凡属之属皆从廌”。值得关注的是，廌、豸、解三字同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兽也”“判，分也。从刀，半声。”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说：“解廌兽也者，或借豸字。宣十七年《左传》：庶有廌乎。注云：廌，解也。”

古人不仅将獬豸的神奇功能解释清楚，连它吃的东西——廌草，也都记录在案。“廌，兽之所食草。从廌从草。古者神人以廌遗黄帝。帝曰：何食何处？曰：食廌，夏处水泽，冬处松柏。”这廌草，可能是薰花草。《山海经·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花草，朝生夕死。”

再就是与“律”字难舍难分。律的右边部分“聿”，有一种解读是执廌尾。据法律史研究专家武树臣先生考证，其证据有三：一是“聿”字以手持之形，与甲骨文“廌”和金文“灋”字中廌的尾部均一致；二是远古社会有执兽尾而舞的习俗。如《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三是以“聿”字作佐证。《说文解字》说：“聿，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古文经学家章炳麟在《新方言·释言》解释：“从后持尾，谓追及禽获之。”故“聿”为以手持兽尾之义。在古文字中，“聿”与“聿”通。故“聿”字古义即以手持兽尾，而执廌尾是其特殊含义。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獬豸身上，它作为东夷地区蚩尤部落的图腾，见证了部落两大建树：其一为造治作兵。兵即兵器，据传是用火山喷发形成的金属锻造而成；其二为创造五刑且名之为法。蚩尤部落内部相互争斗，其影响蔓延至普通民众。对那些不遵循正道的苗民，不能仅凭教化，而是要用刑罚来治理。于是，部落权力高层内部创制了五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并将其作为法律。这些刑罚包括劓、刖、剕、黥等肉刑。

当黄帝打败蚩尤，命少昊氏统率旧部，蚩尤旧部便在山东一带居住下来。此后，在尧舜时期，延续了刑名之法精神的蚩尤旧部诞生了一位大法官——皋陶。《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亦在山东。《说苑·君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大理”；《尚书·尧典》载帝舜曾任命皋陶为法官，执掌刑政：“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尚书·皋陶谟》又记载皋陶与禹的对话。《大戴礼记·五帝德》：“皋陶作士”。可见，皋陶成了历经尧、舜、禹三个时期的超级寿星。其实，皋陶不是一个人，而是鹿图腾部落的后裔，因长于断讼，工于刑政而世代因袭司法职务，这在当时是极自然的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融合，皋陶的形象，也忽明忽暗，逐渐模糊起来。《荀子·非相》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淮南子·修务》说：“皋陶马喙”；《白虎通·圣人》则说：“皋陶鸟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大约是东夷以鸟为图腾，才使皋陶的脸上生出鸟喙来。然而，皋陶始终与禹保持着特殊的联系。《论衡·是应》说：“鼈鼈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这里所说的“一角之羊”便是獬豸，它曾在最初的神明裁判中大显身手，故而成为蚩尤部落的图腾和法官的代名词。

到夏朝，统治者不仅继承了皋陶的“五刑”和刑法原则，还继承了皋陶的神权法思想。在甲骨文中，不仅有夏朝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的文字，还出现了“廌”字。这应当是关于神奇的独角圣兽的最早真实记录。在一块卜骨上还同时出现了“御廌”“御廌”“御廌”的字样。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指出：“御廌”即商朝“执法小吏”的名称。“廌”这个用尖刀刻刻在卜骨上并不复杂的文字，凝结了多少个世纪的人们口耳相传的实实在在的的历史。

从先秦到明清，“獬豸”的形象被当作监察、审计和司法官员廉明正直、公正执法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楚王仿照獬豸的形象制成衣冠。秦朝时，正式将“獬豸冠”赐给御史佩戴；汉朝时，廷尉、御史等都佩戴“獬豸冠”。在汉画像石中，獬豸的形象符合文献所记，但多以独角牛为标准形象。它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刺，背部高耸，四肢分向前后蹬立、蹄足触地或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全身呈现奋力向前的动态。在汉代以及南北朝时，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的形制，以木雕、青铜像和陶兽为代表，獬豸雕塑也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明清时期，补服通行，獬豸成为御史等监察系统官员的标志。

峡山地区的獬豸文化影响广泛而久远。曾在密州做过太守的苏轼在《艾子杂说》中讲了“獬豸辨奸”的寓言故事。相传在齐国，齐宣王问艾子道：“听说古时候有一种动物叫獬豸，你熟悉吗？”艾子答道：“尧做皇帝时，是有一种猛兽叫獬豸，饲养在宫廷里，它能分辨好坏，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艾子停了停接着说：“如果今天朝廷里还有这种猛兽的话，我想它不用再寻找别的东西了！”将獬豸的能辨是非引到官场，以官员为审视监督的对象。

獬豸的形象一直在特定建筑中频繁出现。古建筑范畴内的獬豸，多以檐兽的形制蹲守在官式建筑上，是“五脊六兽”装饰性建筑构件组合的组成部分，其最典型者就是北京故宫。檐上神兽，除了装饰作用，均有吉祥寓意。按例，独角兽獬豸是十脊兽中的第八个。獬豸双目炯炯，能辨忠奸，断是非，象征着公平正义。尼采认为“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明清统治者将獬豸安置于官式建筑屋脊上，是希望治下司法清明、治狱公正，以此稳固朝纲。如今许多法院、法学院门口立有獬豸雕像，大厅内壁有獬豸浮雕。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獬豸一直受到历朝历代的推崇，究其原因，不在于其形象怪异、张牙舞爪的表面功夫，而在于作为正义的象征，给民众带来心理上无可比拟的安全感。

英勇刚正的青铜獬豸苏醒于世，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蓄势奔涌。从古至今，生长在峡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传承着獬豸创新求索、勇往直前、精准施为的精神。从以少胜多的潍水之战、战天斗地修建峡山水库等，到2008年以来的新区建设历程，勇往直前的獬豸文化内核，始终镌刻在峡山人的血脉中。近年来，为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峡山区选取最具历史价值、传播效果的獬豸为蓝本，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让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形成当代表达，为改革创新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獬豸文化，激荡峡山

与「法」「律」有天然缘分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学莹

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法制文化血脉蓄势奔涌

让我们都来关心乡村社会

宋遂良
最近我读了一本非文学著作，叫《乡村观察》，是社会学者辛宝英教授深入山东农村调查四年后写成的一本学术著作。辛教授以她女性的细腻观察，独特思考和生动的文笔，向我们叙述了这些年来复杂多变、由熟悉走向陌生的农村。那里是我们的根，有我们祖先的坟莹，有我们盘根错节的血缘，有我们诗意或非诗意的乡愁，有记忆和想象中清澈美丽的山林与河水。现在，那里有了令人惊讶甚至震撼的变化。

我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农村飞速城镇化的过程，亿万个从泥土里“拔

出来的农民走向四面八方，散落在天涯海角。在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环境受害的情势下，我们措手不及，被动地“摸着石头过河”，随即在大发展中出现大波动，在新产业格局下出现新的三农问题。如行政管理的弱化，乡风民俗的变化以及家庭观念、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悄悄的又是强烈的变化，让我们应接不暇。如今的乡土似乎只剩下一个“尾巴”了。

农村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变化导致的人的变化，习俗观念的变化。诸如分家、婚嫁、养老、留守儿童、权力空虚、环境治理、新乡贤等现象的出现，而显露的一系列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着乡村振兴的大事业。

《乡村观察》是情境再现，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真实人事的互动，和当代乡村的现场。例如她在鲁西北一个村子调查婚姻问题时，发现有八个男光棍，具体分析了这八个人的情况以后，作者归纳了他们没有成家的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人老实没有足够的赚钱能力，二是家庭经济原因没有楼房，三是男人有不良嗜好，四是离婚比较随意离得快，但再婚难度非常大，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男人。这种真实的现状和科学的分析，让我们在感性上和理性上，都会对新乡土、新农村产生一种赋有冲击力的直观感受。它有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因冷峻的思考，却没有报告文学的那种形容和夸张。

辛教授这本记录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得到了社会学家王桂新、陆杰华和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等先生的推荐，他们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在阅读辛教授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也会想起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诸位前辈先生们，他们关于乡土中国、农村建设的许多理想和愿望，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并不能得以实现。如今，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辛宝英教授的这本著作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有更多关心农村农民农业的人读到它。

